

知识集锦

为何用“桃李”
来代称学生

“桃李”常用来指代学生。这是为什么呢?“桃李”一词典出《韩诗外传·卷七》:“夫春树桃李,夏得阴其下,秋得食其实。”这里记载了一段故事。

战国时代,魏文侯在位时有个臣子叫子质,因罪而向北逃亡时遇到了简主,并向简主说:“从今以后,我不再栽培人才了。”简主问他:“这是为什么呢?”子质说:“大堂上的士人、朝廷上的大夫、边境的戍边军官均有半数是我栽培的。可是,我曾经栽培的人要么说我的坏话,要么落井下石。”简主说:“你错了。如果春天种的是桃树、李树,夏天就可以在树荫下乘凉,秋天就可以采食它们的果实。但如果春天种的是蒺藜,夏天不但不能采它的叶子,到秋天还会长出刺来。从种树来看,问题出在你所栽培的人身上。所以,君子要先有选择,然后再栽培他们。”

后来,人们就把“桃李”用来比喻老师所培养的优秀人才,并逐渐也把所栽培的后辈、门生都称为“桃李”。(据《老人报》)

公子的“公”

有人说,公子的“公”来自公母的公,是男子的意思。其实,它是来自公私的公。“公”是个会意字,意为“与私相背”:上面一个“八”字,表示相背;下面一个“厃”字,是“私”的本字。在我国古代,小家小族称为“私”。随着家族小国的出现,同时也产生了包括族、小国在内的诸侯国,大的诸侯国与称为族、小国的“私”相对,称为“公”,诸侯国的国君称公,“公子”则是指“大(太)子之外的诸侯之子”。(据《广州日报》)

大放厥词原是褒义词

“大放厥词”这个成语,指夸夸其谈,大发谬论,是个贬义词。不过,这个成语最早却是褒义词,出自韩愈所写的《祭柳子厚文》。

柳子厚即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,字子厚。柳宗元的散文丰富多彩,是公认的散文大家。他死后第二年,韩愈为他写了这篇祭文,其中有这样两句:“玉佩琼琚,大放厥词。”玉佩和琼琚都是古人佩戴的玉制装饰品,韩愈用这两种精美的玉器来比喻柳宗元的文章。“厥”是代词,即“他的”,“大放厥词”意思就是柳宗元文章文采斑斓,铺陈华丽的辞藻。从刘伯温为宋濂文集所写的序言中,能够更清楚地看到“大放厥词”的语义:“先生天分至高,极天下之书无不尽读,以其所蕴,大肆厥辞。”这个对文人的文章极尽赞美之能事的成语,演变到今天,居然变成贬义词!真是匪夷所思。

(据《原来如此:趣说日常用语》)

在落榜生里,杰出人才比比皆是,除了李白、杜甫、李贺之外,像贾岛、柳永,写小说的冯梦龙、蒲松龄、吴敬梓等等,都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。李时珍也是落榜生,他曾三次赴考,均失意而归,于是他放弃科举做官之念,笃志学医,完成了药物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。

盘点古代“高考”落榜生

在中国历史上,科举考试自隋朝始至清朝终,这个古代的“高考”更是令人纠结,多有失意者。

这些失意者大致分两类,禁考和落榜。禁考即被剥夺了考试资格,任你天下第一,朝廷不带你玩,“起跑线”上没你的位置,奈何?大诗人李白就是禁考的受害者。据说,被禁考的李白,出身颇有些不清楚,其先祖乃流放西域的罪犯;再者,李白的父亲是商人,且涉嫌不法。按唐朝律令,罪犯和商人的后代,绝对不能参加“高考”,李白也不能幸免。这种禁考令将很多人才拒之门外,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李贺,因其父名晋肃,“晋”与“进”同音,于是李贺为避父名讳不举进士,即不能参加“高考”。这件事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,年轻的李贺由此郁郁寡欢,26岁就故去了。

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杜甫,“高考”的命运则与二李不同,二李是不许考,

杜甫是没考上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杜没有才学,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”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虽说也有不少文学家出自科举考场,但那毕竟是为朝廷培养官员的地方。

也有一次考不上继续多次参考的落榜生。唐朝诗人张继便是如此,那首流传千古的《枫桥夜泊》,就是在落榜之后写成。这似乎是一种反作用力,后来张继终于考上进士,算是范进中举的一个“正能量”版本。

在落榜生里,杰出人才比比皆是,除了李白、杜甫、李贺之外,像贾岛、柳永,写小说的冯梦龙、蒲松龄、吴敬梓等等,都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。著名中医药学家李时珍也是落榜生,他曾三次赴考,均失意而归,于是他放弃科举做官之念,笃志学医,完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药物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。

还有些落榜生,别看考试成绩不佳,

却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,甚至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。比如黄巢,屡次失意于考场。同是落榜,张继选择了复考,黄巢却没有那么好脾气,索性揭竿而起。有意思的是,曾经考上进士的优秀生皮日休,居然成为落榜生黄巢手下的幕僚。

清朝是科举制度依存的最后一个朝代,在这个末世,出了一位比黄巢还有影响的落榜生。倘若考场过关,此人可能会当个小官,按部就班地混日子,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改写。遗憾的是,历史没有可能,这位考生屡试科举不中,便如他的前辈黄巢一样,聚众造反了,此人便是洪秀全。倘若以科举来划线,太平天国骨干洪秀全、冯云山、洪仁玕都是落榜生;而他们的对手曾国藩、胡林翼、李鸿章诸人,皆进士出身。这个阵容分明的现象值得关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太平天国的创建,与这些落榜生的经历不无关系,至少也是一种蝴蝶效应。

(据《老人报》)

刘罗锅一首诗巧夺状元

用。否则,休想高中!”

刘墉不慌不忙地说:“请万岁容我寻思片刻。”他沉思片刻,即兴吟道:“胸凸满经纶,背驼顶乾坤。独眼辨忠奸,单腿跳龙门。丹心扶社稷,涂脑谢皇恩……”说到此处便戛然而止,不再言语。

乾隆说:“不是还有两句吗?”刘墉说:“下面两句,小生不敢说。”乾隆催他快说。他迟疑片刻,面有难色:“如果非要小生说,就恳请皇上答应不杀小生。”

乾隆道:“朕答应不杀你。”刘墉这才慢慢吟出最后两句:“以貌取人者,岂是贤德人?”乾隆哭笑不得,但也被刘墉的才气折服。如不重用他,岂不是落下一个不贤德的名声?乾隆半开玩笑地骂道:“好你个刘罗锅!”聪明的刘墉已知圣意,立即上前磕了三个响头,高呼:“谢皇上!”此次巧对,不仅让他成功夺得状元,也为他以后连续受乾隆、嘉庆两朝重用奠定了基础。

(据《可乐》)

大师们阅卷真“雷人”

在数十年前的民国初年,有那么几位文化大师,给学生们讲课时倒是非常认真,但对阅卷判分却非常“马虎”,在他们看来,或许分数并不能代表学生的实际成绩。于是,这些大师们的判分方法可谓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,令人哭笑不得。

梁启超“估分”

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讲座,亲自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。期末考试该生只得了50分。该生前往请示导师,梁启超随口说:“你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,看考卷既浪费时间,对我也没有帮助,放暑假你准备一下,开学来补考就是了。”开学后,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100分,并解释说,“你的考卷我还是没看,经过一个暑假复习,你一定考得很好,我也就不用再看了。”

林语堂“相分”

林语堂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,他

曾自提一副对联曰:“两脚踏东西文化,一心评宇宙文章。”林博士的评分方法堪称“另类”——根据学生的面相来判分。林博士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任任英文教员时,根本就不给学生考试。他的理由是:“我在大学课堂上课,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,多半是见闻不知名,少半连面都不认得。到期终让我出十几道考题给他们做,从而断定他们及格不及格,这也太马虎了,打死我也不这么做。”那么,期终成绩怎么办呢?林语堂拿着学生花名册端坐讲台,依次唱名,叫到的学生一一站起来供他“相面”,他则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。据说,学生——尤其是面相“好”的学生对他这种评分法大为赞赏,还说这比阅卷“公道”!

钱玄同“印分”

钱玄同是国学大家,做教授自然很有“特色”,其中之一即是从来不批改学生的考卷。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

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燕京大学等校任教,各校对这位大学者的这一“陋习”各有对策。北京大学为钱玄同特意刻了一枚木质图章,刻上“及格”二字:钱玄同收到考卷后,即直接送到教务室,由教务室统一盖上“及格”的图章,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。

北大的宽容态度,使钱先生对自己的做法愈发得意,竟对外四处推广。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,仍旧照此办理。不料这次他碰上了钉子:学校方面将钱玄同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。钱先生顿时来了脾气,毫不退让,将考卷原封不动又送了回去,校方更是生气,警告钱先生,如再次拒绝判卷,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,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。钱玄同何等人也,哪能“咽下”这口气?当即作书一封,言道:“判卷恕不能从命,现将薪金全数奉还。”信内附钞票若干。

(据《太原晚报》)